

世界城市

与全球城市区域
北京世界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

曾宪植◎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项目《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BaJG402）最终研究成果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

北京世界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

曾宪植◎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是未来几十年北京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从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来看,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都市,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大都市圈——全球城市区域。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一个通过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扩大辐射和影响范围,由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成为大都市圈,形成全球城市区域的过程。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最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书从理论、背景和实力、区域实践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分析和探讨。

责任编辑:江宜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 北京世界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曾宪植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30-1426-7

I. ①北… II. ①曾…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北京市 IV. ①F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8860号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 北京世界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

SHIJIE CHENGSHI YU QUANQIU CHENGSHI QUYU BEIJING SHIJIE CHENGSHI DE QUYU JINGJI HEZUO

曾宪植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39

责编邮箱:jiangyiling@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5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67千字

定 价:48.00元

ISBN 978-7-5130-1426-7/F·458 (429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北京是中国较早将世界城市作为发展目标的城市,早在2005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必须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世界城市也就成为了首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分析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一方面我们要从提高城市自身综合实力来考虑北京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从扩大城市控制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视角来分析区域合作和协调问题。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来看,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城市自身综合实力的提高,为城市影响力、辐射力的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城市控制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扩大,又为城市自身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条件。比较而言,从区域合作的视角分析观察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更能准确把握北京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能准确了解北京城市发展的未来走势。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由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向世界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区域合作由弱到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形态由单一城市向大都市圈发展;合作范围由城市周边扩大到全球,形成全球城市区域。有鉴于此,我们开展了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不仅在于借鉴和研究国内外区域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力求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初步形成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框架;还在于总结实践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区域经济合作要求、符合世界城市建设规律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对策建议。

早在199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沙森从全球化的地理分布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称为全球城市时起,合作区域的范围就成为了各国世界城市学者研究的焦点。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把研究的视野逐渐扩大,从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世界城市合作区域范围,

进而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斯科特。斯科特教授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各层次的城市功能分工不断明确,在全球范围出现的全新地域空间现象。不同于普通意义的城市,也不同于仅有地域联系的城市群或城市连绵区,全球城市区域是在高度全球化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雄厚的二级大中型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独特空间现象。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条件下,全球城市区域处于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顶层,对全球经济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世界城市的存在形态。具体说来,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区域的控制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本地的控制力、区域的控制力和全球的控制力。本地控制力是一个大城市对周边区域最基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区域的控制力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区域范围包括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全球的控制力是世界城市应具备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以前两个控制力和影响力为基础而形成的,覆盖全球城市体系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北京为例,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在成功举办 2008 年奥运会的推动下,北京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正在逐步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大城市群。随着世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北京对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大城市群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控制力在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国际合作方面,北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开始逐渐深入到周边国家与地区。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正在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其金融影响力和控制力开始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辐射。近些年来,日本、韩国、蒙古、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亚五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业务量开始大幅度上升;随着北京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全球大的跨国公司总部开始向北京聚集,形成高端总部经济,大大增强了北京对全球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着北京国家创新中心的建设,中关村正被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新兴战略产业的策源地,其创新影响力和控制力正在逐渐形成。由此可见,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将所在区域逐步打造成为具有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区域的过程。

然而,研究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区域合作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国家崛起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必须看到国家的作用,全球金融中心、决策中心、文化中心,每个中心都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支撑。伦敦、纽约、东京之所以能够发挥

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成为世界城市,英镑、美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是它们的基础。最早提出世界城市一词的德国学者哥瑟从文化强势角度描述罗马与巴黎,也是以罗马帝国与法兰西帝国的强大为背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城市的形成。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约翰·弗里德曼就主张,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城市问题,他在1988年发表的经典规划理论著作《公共领域的规划》一书中,就认为任何城市不可能脱离它存在的源脉,脱离它根植的文明,研究城市不可能不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甚至人类发展的历史。弗里德曼2005年出版的《中国的城市转型》一书再一次呈现了其历史观点,他认为中国的转型不能仅仅理解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转型,还应该理解为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伟大文明的升华,因此必须把中国的城市转型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

从北京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情况来看,国内的经济区域合作,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首都经济圈。这个方面的合作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进行更大范围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当前北京开展区域合作的重点。第二个层面是环渤海区域。这是北京在首都经济圈或京津冀都市圈合作的基础上,通过主导性产业集群带动的区域,范围包括东部沿海的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中部山西和西部的内蒙古。这一层面的区域合作,不仅能使北京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主导性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第三个层次是全国范围。在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环渤海区域形成紧密的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环渤海区域充分利用处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中心地带,东临渤海,与日韩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通过京津两大核心城市在创新、金融、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战略新兴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集群,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文化的提高。

当然,除了国内区域的合作之外,还有国际方面的区域合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北京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城市,国际合作的方面和范围也会不断地扩大,由逐渐覆盖周边扩展到亚洲,最后辐射到全球。在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所要面对的区域对象也会不断变化,在制定合作对策和措施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做到“有的放矢”。

我们的研究,首先,对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了

梳理,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是考察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视角。其次,对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背景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崛起是北京世界建设的国家背景、北京具有的软实力优势和城市规划和布局的合理调整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基础。最后,对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区域经济合作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上的合作重点进行了考察,提出了针对京津冀、环渤海、全国乃至东北亚经济圈的区域合作重点和对策。

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项目《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0BaJG402)最终研究成果。

作者

2012.8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城市建设区域合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相关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对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解构 2

一、世界城市概念的启示 2

二、世界城市与大都市圈 7

第二节 世界城市区域合作理论的形成 11

一、世界城市区域合作理论的渊源 11

二、世界城市发展的实践 18

第三节 中国世界城市建设区域合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23

一、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圈 23

二、北京:从“大北京”到“首都经济圈” 26

第二章 区域经济合作:考察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视角 29

第一节 区域经济合作:一个世界城市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 29

一、区域经济合作: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29

二、区域合作与世界城市建设:一个理论模型 38

第二节 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世界城市建设 41

一、世界城市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41

二、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46

三、对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情况的评析 48

第三节 对策建议:关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 58

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 58

二、针对性与具体化: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61
第三章 背景与实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	
机制	64
第一节 中国崛起:区域合作的国家背景	64
一、大国标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64
二、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	66
三、转变发展方式:中国面临的挑战	71
第二节 软实力:北京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能力	79
一、硬实力:北京资源禀赋的短板	80
二、软实力:北京资源优势的新视角	87
第三节 软产业:北京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集群	94
一、对软产业的解读	95
二、软产业集群:北京正在形成的产业优势	97
第四章 城市规划与布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	
基础	99
第一节 城市规划:北京城市发展的指挥棒	99
一、北京城市行政区域面积调整	99
二、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104
第二节 产业布局:北京产业集聚与辐射的空间基础	116
一、北京市产业布局的沿革	116
二、北京产业的集聚与辐射	124
第三节 城南发展:建立北京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	131
一、城南: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132
二、新机场建设:与河北形成紧密经济联系	138
三、京津高速:连接北京、天津的纽带	140
第五章 京津合作: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合作的关键	142
第一节 双城记: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优势	142
一、从“零和”到“共赢”:关于经济中心之争	142

二、京津合作的基础:天时、地利、人和	148
第二节 京津合作亮点:中关村与滨海新区	151
一、中关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52
二、滨海新区:全国最大的改革开放试验区	156
三、强强联手:中关村与滨海新区的合作	159
第三节 京津共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161
一、金融实力:京津共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161
二、OTC 股权市场:京津共同建设的金融市场	163
第六章 区域腹地:首都经济圈与环首都经济圈	166
第一节 首都经济圈:京畿之地	166
一、区域范围的界定:从京津冀都市圈到首都经济圈	166
二、合作的基础:从“虹吸”到“溢出”	172
三、一个合作的范例:曹妃甸新区	177
第二节 环首都经济圈:河北与北京的同城化	181
一、强化环首都经济圈:河北发展重点的演变	181
二、特殊优惠政策:三个环北京新城的建设	184
三、必须破解的难题:环首都贫困带	189
第七章 环渤海:以北京为龙头的大城市群	195
第一节 中国经济新的“带动极”	195
一、历史回顾:环渤海概念的由来	195
二、优势何来:龙头城市圈的带动	198
第二节 正在崛起的环渤海城市群	203
一、龙头与两翼:京津冀都市圈与两大半岛	203
二、中西部概念:山西与内蒙古	214
第八章 东北亚经济圈:北京世界城市区域合作的国际空间	219
第一节 北京走向国际的桥梁:东北亚经济圈	219
一、破解东北亚经济圈	220
二、四国合作与多国联系	223
第二节 四国合作:中国、两朝和日本	227

一、朝鲜与韩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228
二、中日合作:两个亚洲大国的对弈	234
第三节 多国联系:俄、蒙及中亚五国	237
一、中俄合作:两个新兴经济体大国的战略合作	238
二、中蒙及东亚五国:互补、互助、相互提携	243
参考文献	247

第一章 世界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合作 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城市”(Global City),又称全球城市,是一个描述全球顶级城市的概念。这个概念,近年来已成为热门词汇,频繁地在我国各媒体和政府文件中出现。这不仅是因为“世界城市”在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部分迈进国际化门槛的大城市开始将“世界城市”作为其发展方向。

北京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明确提出:“必须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划还确定了建设世界城市的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要构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架构;第二阶段,到2020年,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即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的行列。2009年年底,北京市委召开十届七中全会,在总结了奥运及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之后,对首都发展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考和判断,从提升首都科学发展水平的高度,作出了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审视首都的发展建设,提高科学发展的水平、规划建设的档次和服务管理的水准的重要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北京加快了世界城市建设的步伐。

综上,北京已明确把世界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并且开始加快建设世界城市的步伐,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对世界城市的认识还很模糊,对它的研究还都处在起步阶段,实践也在摸索中前行。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之前,有必要就世界城市的概念及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扼要的回顾。

第一节 对世界城市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解构

一、世界城市概念的启示

根据对理论界文献的考察,世界城市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内涵还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最早使用“世界城市”一词的是德国学者哥瑟(Goethe),他在1889年用“世界城市”来描述当时罗马与巴黎的文化优势,以凸显这两个城市在全球的地位(19世纪末,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1915年,英国城市规划大师、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奠基人盖迪斯(Patrick Geddes)在他所著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再次提到“世界城市”,他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上绝大部分最重要的商务活动都需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然而,不管是哥瑟还是盖迪斯,提出世界城市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系统的分析,真正较为系统地提出世界城市概念的是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Peter Hall)。20世纪60年代,彼得·霍尔在其专著《世界城市》中对世界城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可以称为世界城市^①。随后彼得·霍尔又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世界城市应具备的特征,他认为,世界城市通常是:①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②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③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不仅是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④随着制造业贸易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展,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的另一主要产业部门。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城市的研究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

1981年,弗里德曼开始关注世界城市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关于世界城市未来

^① Hall P. . The World Cities [M]. London: Heinemann, 1966.



的札记》。1982年,他和沃尔夫合作完成了论文《世界城市形成研究和行动议程》。论文对世界城市的形成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世界城市是管理和控制全球一体化生产的场所,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集散地^①。1986年,弗里德曼在《环境和变化》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他从新国际分工理论中得到启示,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将城市化进程与世界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经济发展中新的国际地域劳动分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所有的城市都会根据新的国际地域劳动分工的要求,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布局空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一些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作用被凸显出来,成为关键性的城市。这些城市原有的主导产业由传统工业转向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被国际金融资本的集聚与扩散所代替。在国际金融资本力量的推动下,这些城市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协调者和指挥者。弗里德曼将这些城市称为“世界城市”。

丝奇雅·沙森在其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中,从全球化的地理分布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称为全球城市。沙森以纽约、伦敦、东京作为考察对象,认为这三个城市位于世界城市体系的金字塔顶端,构成了一个清晰的新城市形态——全球城市。这三个“全球城市”之间形成了全面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它们一起覆盖了世界所有时区范围,控制着全球经济系统的运行。她认为,从全球层面上看,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关键动力在于集中了优良的基础设施与服务,这使它们具有了全球控制力。沙森还将“全球城市”的基本特征归纳为:①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②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③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④产品和创新的市场。沙森特别重视服务业的作用,认为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业是特定生产过程的产品,具有颇具规模的独立市场,已成为决定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体现为一种建立在全球生产和服务交换空间过程之上的“控制能力”,而全球城市就是生产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沙森指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

① Friedman and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3): 309-344.

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和特别服务业的强大需求而进一步壮大。沙森还预测,随着国际交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也会逐步为全球城市所替代。

自“世界城市”一词被提出以来,各国学者在解构世界城市概念时,带有许多时代的特征。1915年盖迪斯提到世界城市时,特别强调了商务活动的重要作用,这跟当时国际贸易的突出地位与作用不无关系;20世纪60年代,彼得·霍尔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综合解读世界城市,此时美、苏两大权力中心正此消彼长;1986年,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经济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对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的重组,当时全球经济处于工业化的顶峰,服务业崛起,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凸显,世界经济体系内产生了新型的国际地域劳动分工,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年,沙森则从全球化的地理分布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定义世界城市,将纽约、伦敦、东京作为考察对象,称它们为“全球城市”,充分强调了它们具有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此时后工业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和紧密,大城市圈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日益突出。

国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介绍国外的理论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则增加了指导实践的任务。我国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以已建成的世界城市为范本,总结成功的经验;而我国正处于经济崛起时期,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如何把我们的城市(北京、上海、香港和深圳)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因此,我们提出的概念及对概念的解读,往往具有中国特色,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北京市市政府对世界城市的解读。最早,北京市政府2010年1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中认为:“世界城市”是指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这个解读明显是对当时国内外学者观点的一种综合,带有普适性。在这之后,北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结合党中央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要求,在对世界城市的解读上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了中国特色,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为努力方向,提出“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



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进北京向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两个解读结合起来看,前一个解读可以被认为是对现有世界城市的认识,属于一般层面的,表明纽约、伦敦、东京是现有的世界城市,它们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而后一个解读则提高了一个层次,注重未来发展,强调我们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城市,以及建设世界城市的着力点在哪里。通过这种解读的变化,我们可以强烈感觉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是对现有世界城市的简单模仿,而是要适合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通过以上国内外对“世界城市”概念的解读,我们从中获得了以下启示。

第一,世界城市有很强的国家背景,应该历史地看待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对概念的解读,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的作用,全球金融中心、决策中心、文化中心,每个中心都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支撑。伦敦、纽约、东京之所以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成为世界城市,英镑、美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是它们的基础。就连最早提出“世界城市”一词的德国学者哥瑟从文化强势角度描述罗马与巴黎,也是以罗马帝国与法兰西帝国的强大为背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城市的形成。对世界城市理论作出了贡献的弗里德曼就主张,应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城市问题,他在1988年发表的经典规划理论著作《公共领域的规划》一书中,就认为任何城市都不可能脱离它存在的源脉,脱离它根植的文明,研究城市不可能不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甚至人类发展的历史。弗里德曼2005年出版的《中国的城市转型》一书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历史观点,他认为中国的转型不能仅仅理解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转型,还应该理解为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伟大文明的升华,因此必须把中国的城市转型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

第二,世界城市具备强大的产业引领作用,是带动区域乃至全球发展的“增长极”。最早提出“增长极”概念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他认为,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关于增长极与城市的关系,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产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

进一步发展。为此,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产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由此推断,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也必然是带动区域乃至全球发展的“增长极”。纽约、伦敦、东京这些世界城市无一例外,而且它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情况,都形成了具有强大引领作用产业集群,引领着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纽约的高端金融服务业、高科技研发业;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创意产业;东京的金融服务业、创新管理服务业都是引领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高端产业集群。就经济控制力来看,这三个世界城市除了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外,纽约还是高科技创业中心;伦敦是世界创意产业中心;东京是全球创新管理中心。

第三,世界城市是一个新型的城市形态,对周边的城市产生很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效应。从城市形态上看,世界城市不是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城市群或城市圈。这也是世界城市产生强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基础。最典型的是被丝奇雅·沙森教授称为“全球城市”的纽约、伦敦和东京。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城市,每一个都经历过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发展过程,逐渐与周边区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圈:①纽约城市圈,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 10 个州,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 5 个大城市,以及 40 个 10 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②伦敦城市圈,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包括伦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③东京城市圈以东京市区为中心,半径 80 公里,由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共同组成,总面积 13400 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3.5%。要形成这样规模巨大的城市圈,单靠一个中心城市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发挥国家的力量,通过区域规划的指导才能实现。这些成功的世界城市都有一个规划详尽、设计缜密、不断完善区域规划。1937 年英国政府汲取了城市规划思想家霍华德和格迪斯等人关于以城市周围地域作为城市规划考虑范围的思想,专为编制伦敦规划成立了“巴罗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944 年完成了“大伦敦”的轮廓性规划报告,其后又陆续制定了伦敦市和伦敦郡规划。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大伦敦”发展规划正式出台,之后由内伦敦、大伦敦、标准大城市劳务区和伦敦大都市圈 4 个圈层构成的“大伦敦”逐渐形成。在伦敦城市区域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英国议会 1944 年通过的《绿带法》,1946 年通过